

狼烟

原创长篇小说

冻土狼烟中，四兄弟的故事充满诡异和独特。九行八作的神秘文化习俗、规矩、信奉、隐语.....

徐大辉 / 著

烟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猎

原创长篇小说

徐大辉/著

烟

1247
XDH2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烟/徐大辉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7. 5
ISBN 978-7-80142-816-5

I. 狼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4476 号

狼 烟

著 者: 徐大辉
责任编辑: 郑治清 那 非
出 版: 华艺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电 话: 010-82885151
邮 编: 100083
发 行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450 千字
印 张: 28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816-5/I·391
定 价: 36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【作者简介】

徐大辉，1956年生，男，汉族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国家二级作家。

主要作品：中短篇小说集《土匪没有眼泪》（1993）、《狼族的没落》（1996）、报告文学集《飘然岁月》（1994）、传记文学《风雪家园》（1997）；长篇小说《卧底》（2003）、《潜逃》（2003）、《对手》（2004）、《生命谎言》（2005）、《雪狼》（2006）、《黑心》（2006）、《掩盖真相》（2007）等。另有电视剧本《为男人平反》、《田教授家的亲戚们》。其中长篇小说《卧底》由长城影视公司拍成32集电视连续剧《咫尺天涯》，长篇小说《生命谎言》由上海安氏影公司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《致命的纠缠》。

作者邮箱：xudahui2006@sohu.com

责任编辑：郑治清 那 非

封面设计：木鱼视觉传达
13811752182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

第一章 匪临家门

狼来啦
虎来啦
熊瞎子背着鼓来啦

——民间歌谣

1

坐山好率胡子马队今夜下山，目标是徐家大院。

一轮钩月水一样浸透初秋的獾子洞村，几盏湿润的稀疏灯火，被由远及近的急促马蹄声踏得摇曳起来。

徐家大院不知道危险步步逼近。此刻，马蹄声还没传过来。当家的徐德富坐在炕沿边上抽旱烟，扫了眼正房悬吊的保险煤油灯，有一只枯叶蛾悠闲地绕油灯飞行。

吊在檩子间的摇车子悠晃着，儿子徐梦地躺在摇车子里，夫人徐郑氏低低地哼着摇篮曲：

宝宝胖颊颊，
呼呼睡个欢。
睡到太阳落，
星星出得全，
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拍拍我的宝贝呀，
拍呀拍。^①

徐德富朝夜色浓重的窗外望一眼，放心不下地说：“也不知德成媳妇咋样啦？”

“瞧那阵势，”徐郑氏一只手撼动摇车子，另一只手掖渐渐睡去婴儿的被子，“最快也得后半夜生，梦地睡了我就过去。”

佣人王妈往灶膛里添柴火，烧了满满一大铁锅开水，热气蒸着她的脸。一个女人端个大号铜盆走进来。

“二嫂，三奶奶还那么折腾？”王妈急忙起身接过盆，问。

“老牛婆^②说胎位有些不正，要遭点儿罪。”二嫂说。

二嫂，不是称呼，是名字。她是徐家老二徐德中的妻子，徐郑氏叫她二嫂，不过

① 引自《艺术春秋四十年》，阎永富口述，隋守信整理。

② 老牛婆：走堂接生婆。牛是娘的变音，也称老娘婆。

在二嫂前面加个“他”字，徐郑氏对她的称呼就是“他二嫂”，全院人就随着她这样叫，连下人也这么的叫二嫂了。

王妈掀开锅盖，一股热气蒸起，王妈整个人被水蒸气淹没，声音钻出来：“女人都要过这一关，生死关哪！”

产妇是老三徐德成的妻子臧雅芬，她生产时阵痛的呻吟如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叫唤，尖声刺耳。

老牛婆曹氏当着产妇的面将地柜盖挪开，抽屉拉出，门也推开一条缝儿，她探出半张脸到外屋来道：“多烧水。”

“哎，多烧水。”王妈答应着。

“老牛婆開箱子开柜的，有什么讲究吗？”没有生育经历的二嫂问王妈。

“这叫开缝，开骨缝，顺利生出孩子。”王妈说一种乡间生育风俗。徐郑氏从外边推门进来，王妈暂停下舀水，“大奶奶。”

“大嫂。”二嫂也招呼道。

“怎么样？”徐郑氏问。

“还没生呢。”

“喔，照理说二胎不该这样子，生四凤时也没这么折腾啊！”徐郑氏接下去吩咐王妈道，“德成晚饭没吃，你去给他擀碗面条，顺便劝劝他，生孩子嘛，能不遭点罪。”

“当家的今晚也没吃多少东西，给他削碗荞面片吧。”王妈说。

“别管他啦，”徐郑氏说，“擀白面条，德成不得意（喜欢）荞面。”

今夜，胡子坐山好率马队不是冲着徐家钱物，而是冲着徐德成来的。胡子马队急奔，大地震颤，扬尘蔽月。一只栖居的乌鸦被惊飞，从路旁的白榆间突突飞走。

“大哥，前边就是獾子洞。”炮头^①大德字说。

“留下几个弟兄埋伏在路口，徐家是响窑（有枪）万一惊动跳子（警察），咱们也好有个抵挡。”大柜坐山好吩咐道。

“我早已做了防备。”大德字胸有成竹地说。

徐家大院远近有名。徐家祖辈从山东的蓬莱逃荒到此，在满地獾子的沙坨脚下，跑马占了三百多垧肥沃河套地，开辟了小屯——獾子洞村。当时关东人烟稀少，土地闲置，你骑上一匹马，一天跑多远，马蹄过后的土地便是你的啦。徐家祖辈为多占地，活活跑死了一匹青骡马。

“这个蓬莱鬼！”后来有人这么说徐家祖辈，也不知是褒是贬。

徐德富成为老蓬莱鬼的第六代孙子小蓬莱鬼时，有人叫徐德富蓬莱鬼。徐家大院是徐德富的爹徐小楼修建的，打开徐家的族谱，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，他死于一次谋杀。当年徐小楼租种将军府的地，或者说都是一个祖宗的徐家人，半租半送。值得一提的事件是，当爹的送儿子到巡防军当兵，以求一官半职，然而，徐德富讨厌扛枪杆子，满打满算三个月就跑回家来，继续种地，到了他当家的時候，修缮祖屋老宅

① 炮头：辮子四梁八柱之一。具体分工是大柜——大当家的。二柜——二当家的。水香——军师。炮头——神枪手。粮台——管理辮子吃喝。上线员——侦探联络。秧子房掌柜的——看押审票。总催——相当于部队的伍长。账房——负责管理登记抢劫财物账。扳舵先生——卜算吉凶、算卦、批八字。花舌子——辮子的说客。字匠——写信、写字有文化的人。

一新，增加了特别的東西——炮台，置了枪，雇用了炮手。有炮手，有枪支的大院，胡子称为响窑。

此刻，徐家炮台泻出昏黄的马灯光，渐近的马蹄声引起炮台里人的警觉。炮手老门抓起大抬杆（旧式土枪），凑到瞭望口前，观察外边动静。村子里的狗狂吠起来，很快咬成一片。炮手老门拉动一截绳索，使劲拉。这是一个报警的机关，直接通到管家的卧室。徐家的建筑是二进院，头道院子里靠近大院门的西厢房，是管家谢时仿的住处。

谢时仿和佟大板子并排躺在炕上闲聊。他们的话题也是生孩子，两个都没有女人的男人，议论女人生孩子，疼啊痛的他们不了解，倒听人说生孩子很耗力气。

“四大累怎么说？”佟大板子知道怎么说，故意问谢管家。

“我不会哨，也不想哨。”管家谢时仿说，加了一句道，“我可没你们这些车船店脚衙嘴皮子溜。”

哨，在关东是一种文化，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哨，充分表现口才和机智，不免带有“性”问话。其实，佟大板子问的四大累，不属于哨的范围，它应当算是民间歌谣，和“四大香”、“四大嫩”、“四大红”、“四大硬”、“四大绿”等等因是四句，所以称四大，例如四大红：庙上门，杀猪盆，大姑娘的XX，火烧云。因所有四大的第三句或第四句都直接描写性，故用XX代替。

“和大泥，拓大坯，养活孩子，XXX！”佟大板子自言自语起四大累。

哗唧！哗唧唧！墙上的铜铃被拉动。

“不好！”谢时仿猛然起身道，“好像有事儿。”

哗唧唧！铃声更急促。

“八成来了胡子。”佟大板子说。

“备不住（可能）！我去东炮台。佟大板子你赶快去看看大门闩牢没。”谢时仿吩咐道。

佟大板子和谢时仿一阵风似的跑出屋，管家跑进炮台。

“管家，不好啦。”炮手老门神色慌张，说。

“是胡子吗？”谢时仿问。

“黑鸡鸦的一片，是个大络胡子。”老门开始做抵抗的准备，往枪筒里装弹药。

谢时仿从炮台洞一样的射击孔向外望去，倒吸口凉气。说：“老门你盯住，我去告送（诉）当家的。”

2

“当家的，胡子来打劫！”谢时仿跑进正房，气喘不匀啦。

“看清没，有多少人？”徐德富目光离开树叶，枯叶蛾静止翅膀像一片枯树叶，问。

“老鼻子了。”谢时仿比划，重复老门的话：“黑鸡鸦一片。”

“家里会打枪的还有谁？”徐德富沉着冷静。

“佟大板子。”

徐德富磕掉烟灰，回腿上炕，从南墙摘下一杆沙枪，对管家说：“你去北炮台，让佟大板子和我去东炮台，能不能守住大门关键在东炮台。”

“我已经叫佟大板子去了东炮台。”谢时仿说，刚走几步，听东家说，“叫德成照顾好他媳妇，猫月子（生孩子）怕惊吓。”

胡子马队围在徐家门前，虎视眈眈。辘子四梁八柱的高头大马站在最前排。大柜坐山好向炮台喊话：“徐当家的，我是坐山好！今天来向你借一个人。”

“借谁？”徐德富在炮台里问。

“你家老三德成。”

“借人？干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们的事，你用不着知道。”

“大活人也是随便借的吗？”

“向你借是瞧得起你！”坐山好声调变了，蛮横道，“借，算是好里好面，不然的话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吃走食的爷们，你不会没耳闻吧？”

“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是你们所为。”徐德富瞧不起胡子，他有些不顾刺激胡子的后果。

“你说得也太难听了点儿。你还是看看我们的旗子上的字吧。两截子（姓段），把咱们的旗拿到亮处，给当家的瞧瞧！”坐山好说。

一个胡子将旗帜举近炮台，字迹模模糊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胡子大柜说，“徐当家的你看不见是吧，两截子，念给他听听。”

两截子高声念道：“天下第一团，人人都欠钱，善要他不给，恶要他就还。”

“听清了吧？今天是善要恶要，最终三爷得跟我们走。当家的，你到底借不借？痛快言语一声，我们的喷子（枪）可快憋不住了。”坐山好威胁的口吻逼迫道。

“我要是不借呢？”

“只要爷们儿我看上的东西，还没有划拉不到手的。”

“我看不见得。”

“徐当家的，今天爷们儿不能空着手回去。你是个明白人，你不想叫你一大家子人遭殃吧？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徐德富口气仍然很硬气。

“带走人。”坐山好说，“今晚你家老三必须跟我们走！”

“那你就算白辛苦来一趟了。”

“徐当家的咱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可是你自作自受。伤我一个弟兄，要你家拿十个人抵偿，给你一袋烟工夫考虑。”

“那就试试看。”徐德富毫不退缩地说。

“压（冲锋）！”坐山好一扬马鞭子，发出命令。

众胡子齐声喊：“压！压！！”

枪声顿时大作，胡子开始进攻。炮头大德字拨马在前，勇猛地向东炮台冲过去，双方激烈交火。

枪声响起，徐家大院才炸了营，十几年中没遭胡子抢过，但听说了胡子抢劫的情景。獐子洞村有几家曾遭胡子抢过，那些人家有地有马，但修不起深宅大院，自然雇不起看家护院的炮手，这就无法抵御胡子的攻击，胡子轻蔑地称他们是“二半破子”。

“响窑不敢抢，二半破子剩不下。”这是有人对胡子抢劫规律的总结。

徐家大院不是二半破子，是响窑，家里人多了一层安全感。可是胡子真的来抢，结果难以预料，不免一时慌张。

头道院子的正房里，徐德成急得直搓手，一方面为产妇，一方面为外边胡子的进

攻。这工夫臧雅芬声声痛叫传到外屋。

“三爷您别着急，三奶奶没事的。”王妈劝道。

“我大哥抵挡不住胡子啊！”徐德成说出他的担心。

“没问题吧？”王妈在徐家做佣人多年，没经历这等事，她说，“你们家大院从来没进来过胡子，挂红旗多年啦。”

在关东农家大宅院，烟囱上挂一面红旗，是对外人说本院有炮手武装护卫，主要是警告胡子别来抢劫。的确有几缙打徐家大院主意的胡子，望见烟囱上猎猎的红旗恨恨地走开。

“这回不同，胡子喊叫要借我。”徐德成真切地听见坐山好的喊叫声。

“为什么借你？”王妈迷惑不解。

“天知道。”

“您是不是得罪了他们，三爷？”

“我从城里回来后，待在家里两个来月从没外出过，怎会得罪胡子，蹊跷啊。”徐德成一时找不出原因。

“三爷你觉得这是？”王妈说，“终归有个原因吧。”

“别管什么原因了。”徐德成戴上帽子准备出去，他做出大胆的决定，为拯救一家老小，跟胡子走。

王妈看明白了三爷的意图，下人阻拦不了主子，也不合适阻拦，她怂恿四凤缠住他，四凤很机灵，她拉住徐德成央求道：“爹，爹……”

四凤年纪七岁，是徐德成的长女，人长得像一朵花。几十年后，在知情者的描述中，徐家美丽四凤是个命运多舛的人。

“好闺女四凤，爹去去就来……王妈带你到四叔那儿，”徐德成哄她，四凤拽住他的衣袖不放手。他说，“四叔抓了只鹤鹑，去看看呀。王妈，你带四凤去找德龙。”

哎哎，王妈嘴里答应着，却没动窝，说，“当家的嘱咐过了，让您照顾好三奶奶。”

“坐山好缙子局红管亮，凭咱家那几杆沙枪顶不住。不行，我必须出去。”徐德成清楚只有自己才能平息此事，家人才能躲过这场灾难。

“德成！”产房里传出产妇颤巍的呼唤：“德成，德成！”

“三奶奶叫您呢。”王妈找到了劝阻的机会，说。

去不去产房徐德成犹豫不决，见到妻子她不让走怎么办？胡子没那么好耐性，早出去一分钟，大院早一分钟解围。

双方对射激烈，胡子几次接近院墙，都被炮台喷射的子弹击退。

“弟兄们，压！”坐山好发怒，喊叫声有些古怪，像发怒的狼啸。

胡子大柜身先士卒，策马冲上去，数匹马紧随着冲向徐家大院最薄弱的部位——木板大门，想击破它，冲破它徐家大院就陷落。炮台火力很猛无法靠近，用火烧不成，使枪打，沙枪打着结实的落叶松门并非容易，何况徐家院大门包层洋瓦铁皮。

炮台的射孔被胡子子弹封住，枪声突然间哑啦，胡子开始砸门。

“三爷，”王妈再次提醒道，“三奶奶叫您。”

3

枪战声惊动了全村。

噗！谭村长一口气吹灭灯窝里的煤油灯，被窝里肉团一样的女人问：“咋地啦？”

狼烟

第一章 匪临家门

“胡子来打劫了，快趴到炕沿下面！”两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几乎连人带被子一起滚下炕。

“会不会来抢咱家？”

“听动静是攻打徐家大院……你趴下，枪子可不长眼呐。”谭村长说。

“徐家四角有炮台，有好几个炮手，烟囱上又挂了红旗。”谭村长女人说，“胡子没那么容易就打进去。”

“我说过多少次，徐德富死犟死犟就是不信，把红旗摘喽，与胡子叫阵，哪有好烟抽？”谭村长埋怨道，“瞧瞧吧，惹火烧身！”

枪声，喊杀声不断传来。

“不行，我得去镇上一趟。”

“干啥？”女人两条粗壮大腿蟹钳一样夹住谭村长半截下身，“黑灯瞎火……”

“搬兵。”谭村长朝外挣脱，“你松开！”

“看你是没卵子找个茄子缀着，找事么。”

“我是村长！”

“村长你就刀枪不入？胡子是横茬子（不好惹）你敢得罪？纯粹活腻歪啦你。再说了，警察署也不会管这事。上次胡子进村，你去找陶署长人家屙你啦？”女人数落、诘问。

“上次是上次。”

“这次你保准叫动庄？他能带警察来？”

“你就别嘚比（说）啦！”谭村长拔出身子用力过猛，箭射出去，头撞在屋脊儿的尿罐子上，凉飕飕的臊液溅满一脸，他抹了一把，说，“我走后你赶紧钻到白菜窖里躲躲，我不叫你千万别出来。”

胡子攻打徐家大院的势头一点都没减弱，炮手老门一只胳膊受伤，用一只手装枪药，他顽强地坚守炮台。

“你下去包扎一下。”徐德富说。

“没事。”炮手老门很顽强，说，“当家的，枪药不多了。”

徐德富握着发烫的枪管，身子贴着墙壁，寻找机会向外射击，问：“还有多少？”

“打不了几枪。”老门说。

谢时仿慌张跑上来说：“当家的，胡子正抵北大墙，即使大门守得住，北炮台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。”

徐德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一旦院墙给胡子扒出豁口，可就什么都完啦。

“西炮台那儿也快顶不住了……胡子拼命砸大门。”谢时仿沮丧地说。

情况非常紧急，徐德富没先前那样沉静，他确实低估了胡子，以为胡子打一阵，攻不下便走，獾子洞村离三江县城亮子里镇不远，枪声可能惊动官府派警察来剿。

“当家的，和胡子死拼，咱要吃亏。”谢时仿看清和胡子打下去的恶果，说。

“你说咋整？”

“我……怎能乱说呢。”谢时仿吞吞吐吐道。

“说，时仿你说。”

“胡子杀人不眨人，顶得住的话什么都好说，万一顶不住，他们……我的意思是先叫三爷去……起码能阻止胡子进攻。”

“唉，我要是这样做就辜负了家父临终的嘱托啊。到什么时候，也不能眼瞅着兄弟们往火坑里跳啊。”

这显然是权宜之计，缓和下来后再想办法。听坐山好的口气，嚷着借人，就不是绑票，勒索钱财凭他们的实力可直接打进来，何必绑走人再反过来要赎金呢。因此可见，他们的确需要三爷去做什么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不会有生命之险。

“可是，我咋好开这个口说啊。”徐德富现出为难之色道。

“是啊，老太爷过世得早，几个少不更事的弟弟由你一手带大，既是兄长又是爹，不易呀。要不，我去对三爷说吧。”

徐德富望着岌岌可危的院落，不住地叹气。

“德成，”虚弱的臧雅芬攥住丈夫的手哀求道，“别去，德成你万万别去啊。”

徐德成痛苦地睁大眼睛，回避妻子的目光，眼瞧着房棚。

“我怕，德成我好害怕。”

“没啥，我只出去看看。”徐德成安慰她而说谎道。她说她都听见了，胡子是冲着你来的。他说，“雅芬你说我不出去，胡子打进来，咱们全家人都要受罪。”

“你去吧。”臧雅芬懂事地松开手。

徐德成心情铅一样沉重，前途未卜，这可能是难再回头的抉择，他回眸，见妻子臧雅芬紧闭双眼，有泪流出眼角。

二嫂望此情景，掩面向墙壁。

枪声、呐喊声、马嘶声连成一片。木制大门终被胡子点燃，摇摇欲坠，子弹在院子里呼啸、炸响。

徐德成毅然走出屋，顺着甬道跑向炮台，一颗子弹掀掉他的瓜皮小帽，像一片树叶霍然坠落，他没去拾起来。

“三爷。”谢时仿与他在围墙上撞个满怀。

“是不是快守不住了？”徐德成急切地问，“我大哥呢？”

“当家的在炮台上，三爷……”谢时仿是来替当家说话的，见了人却舌头在嘴里打搅，欲言又止。

徐德成跑向炮台几步又急转回身说：“谢管家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谢时仿不解地望着他，“我想跟胡子去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如此打下去，最终吃亏的是咱们。我跟胡子走，怕大哥不准许，你帮我说服他。”

“中！”谢时仿答应他，他正是为此事来找徐德成，看来难以启齿的话不用说了。

应该说关键时刻，徐德成救了一家老小的性命！大院四角炮楼台的人，已被外边胡子的火力压缩到墙角，徐家大院危在旦夕，即将要被攻破。

“三弟……”徐德富望眼他要出远门的穿着打扮，大部分话哽在喉咙里。

“大哥，挡不住了，我跟胡子去吧！”

徐德富没吭声，眼望着谢时仿。

“坐山好的马队上百人，我们挡不住……惹怒了他们，咱们全家老小都要遭殃。大哥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”

“胡子的话是不可相信的。他们说借你，谁知借你干什么，是不是转着弯地绑票呢？然后……”徐德富忧心忡忡道。

“我们与坐山好无冤无仇，真的要祸害我也用不着采取‘借人’这种手段，胡子绑票、打家劫舍，有时也不全是为了钱财。”徐德成说。

“破些钱财倒没什么，只怕出于其它目的，我真放心不下啊！”

“大哥，火烧眉毛了，不能再犹豫，他们打进来什么都晚啦。”

“唉，三弟……”

“大哥，我这就出去。”徐德成毅然决然地说。

“三弟，”徐德富摘下自己的帽子给他戴上，理正帽檐说，“保护好自己啊。”

4

谭村长一个人偷偷出村去亮子里镇报警，鞭马急火地朝前赶路。得得得！马蹄叩磕原野土路硬碱地面。他回望火光闪亮和枪声不断的村落，催马：“驾！驾！”

胡子猛冲猛打，燃烧的院大门即将被撞开。

“别打了，坐山好大爷，”炮台里传出徐德富的妥协声，“我们交人！”

坐山好听见，对炮台大德字说：“徐家告饶啦，叫弟兄们住（停）。”

“会不会有诈？”大德字狐疑道。

“谅他们也不敢和爷们耍心眼儿。”坐山好说。

胡子还在奋力砸燃烧的院大门，大德字驱马到跟前说：“住！别砸啦。”

“咋地？眼看着就踢（打）进去了，住？”砸门的胡子不解地说。

“大爷的命令，住！”

砸门的胡子只好停手，枪声渐渐稀薄下来。坐山好拨马到东炮台下面，喊道：“徐当家的，叫你家老三出来吧。”

大院内，徐德成向仍然着火的大门走去，四弟徐德龙突然跑过来，拽住他的衣襟说：“别去啊三哥！”

木大门轰然烧开个大窟窿，可见马背上的胡子张牙舞爪。

“没事儿，”徐德成疼爱地拍拍四弟的脑门说，“三哥没事儿的。”

“三哥，你答应教我打算盘。”

“等我回来教你归片（算盘打法）。”

“大扒皮（算盘打法）。”徐德龙稚气地说，都到了什么时候，他还惦记三哥教他打算盘。

“一定教你大扒皮。”

不是徐德龙松开手，是徐德成掰开四弟的手，走出着火的大门，和马戏团表演一样钻过一个火圈，大德字带过来一匹空鞍的马。

哇！——大院里响亮着婴儿落地的啼哭声。

“三爷！”王妈急匆的步子跑来，隔着火圈报喜道，“恭喜三爷，三奶奶生个千斤。”

徐德成探进马镫的一只脚停住，转头向老宅深处望去。火光中可见他的表情非常苦楚。

“走吧，三爷。”大德字催促道。

徐德成头没再回一下，跟胡子马队走了。

搬兵的谭村长到了镇上警察署。警尉冯八爷子问：“胡子到了你们獾子洞，多少人？”

“老鼻子啦。”谭村长一脸风尘说。

“别血呼拉掌（非常严重）的！”冯八婊子长咧咧声问：“哪个辮子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谭村长说，“听到枪声我急忙赶来报告……”

“多少人不清楚，哪个辮子不知道。咋去剿？”冯八婊子身子朝下婊去，头与椅子背齐平。冯警尉个子小，在家排行老八，人送绰号八婊子。

“快点儿，再耽搁，胡子恐怕打进徐家。”谭村长心急火燎说，“徐家顶不住胡子。”

“那什么你和老徐家没亲戚吧？”冯八婊子有些怪味儿地道。

“没有，可我是村长。”谭村长说。

“你等一下，我去报告署长。”冯八婊子慢悠悠起身走向另一间屋子，陶署长正和铁路日本守备队长角山荣在一起。

“报告署长，獾子洞谭村长来报，说他们村进了胡子。”

“嗯，胡子踢坷垃。”陶奎元听后几乎无动于衷，反倒责备部下道，“大惊小怪的！”

“是，谭村长说枪声像爆豆一样密集，像是一个大辮子。”冯八婊子毕恭毕敬地说。角山荣望着陶奎元，问：“踢坷垃是什么的干活？”

“踢坷垃是胡子的黑话，”陶奎元解释道，“攻打土大院。”

“踢坷垃，踢坷垃。”角山荣用脚空踢了一下，琢磨踢坷垃的含义。

“让他等着，我和队长谈完事就过去。”陶奎元望着角山荣说。

“是，署长。”冯八婊子走出去。

“踢坷垃的胡子是不是坐山好？”角山荣问。

陶奎元没回答他，谭村长听见枪声跑来镇上，他也不知道是哪辮胡子所为。如今三江一带，遍地是胡子，谁说得上是哪一辮胡子。不过角山荣可不是瞎猜，他今晚特意来坐山好辮子的事来找警察署长。

几天前，角山荣的情人山口惠子连同从哈尔滨来看望她的妹妹山口枝子，一起给坐山好辮子绑去。

“胡子为什么绑她们姐妹啊？”陶奎元疑问。

“报复，对着我。”角山荣说。

事情的起因是坐山好辮子打劫火车，遭角山荣的守备队打击，胡子死伤过半，现在还有几名四梁八柱在日本人手里。

“他们换票……”角山荣说，他清楚换票是胡子独特手段，换票不单单是换人，有时是以人换物。坐山好辮子绑架山口惠子姐妹，明显是以人换人。

“队长认定是坐山好干的？”陶奎元需要弄清楚，守备队长要求警署派密探寻找人质的下落，首先要知道是哪个辮子胡子干的。警署现在掌握一批胡子的情况，例如，辮子的大柜、报号、大体所在地点等等。这也是角山荣自己不派兵去找山口惠子姐妹的原因。

“坐山好绑架走她们后，传话给守备队，说是他们干的。”角山荣说，“陶署长对胡子比我们熟悉，找他们容易些，只要确定坐山好辮子藏在哪里，守备队出兵去解救人质。”

“队长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守备队的事就是警署的事。”陶奎元巴结日本人，亮子里的百姓背地里说陶奎元舔日本人的腩，更有嘴损的说他舔痔疮。日本人的屁眼儿不是长痔疮，草根百姓没人看见过。

角山荣听陶奎元的话舒服，也许是舔得舒服。

冯八婊子走进来，谭村长急忙问：“咋样，陶署长怎么说？”

“让你等着。”冯八婊子瞥眼谭村长的腿部，窃笑。

谭村长这才发现自己一只脚穿着鞋，另一只脚光赤着，说：“出来匆忙，太匆忙。”

“你像被狗撵了似的。”冯八婊子要笑他。

“镇上有没有开门的鞋铺，我弄双鞋。”谭村长说。

“鸡才叫二遍，哪家铺子挑灯卖鞋？”

再说徐家大院，当家的徐德富率领全家老少扑打余火，会点儿木匠活的佟大板子，卸下烧得破烂不堪的院大门，重新安上备用大门。管家谢时仿在院里的轱辘把井前汲水，柳罐斗子倒进木水管里，担在肩上一路小跑到大门前，有人接过水管泼向明火。

院内公鸡开始啼鸣。

“佟大板子，”徐德富差遣下人道，“老牛婆要走，你现在套车送她，顺便把程先生接过来，多忙也得来，对他说昨夜伤了两个炮手，一定多带治红伤的药。”

“哎，哎！”佟大板子答应着，去马棚子牵牲口套车。

“派个人和佟大板子做伴儿，深更夜半的，去镇上有段路儿挺背。”徐德富对管家谢时仿说，“呆会你告诉全院人，有谁问起德成，就说去奉天串门。”

“嗯呐。”谢时仿应道。

扑灭了火，又安排妥当送走老牛婆曹氏，徐德富回到正房卧室，一层层解开腿带子。夫人徐郑氏从摇车里里抱出幼儿梦地，放在炕口袋上，说：“雅芬请你给孩子起个名子。”

“等德成回来，让他给起吧。”徐德富叠放好蓝布腿带子，问：“孩子大不大？”

“大胖姑娘，七斤八两重，那个招人喜欢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“雅芬人像瘦猴似的，生的孩子倒不小。”

“晚上谁照料她？”

“他二嫂。”

徐德富不放心地说：“二嫂没伺候过孩子，行吗？”

“还有王妈帮着呢。他二嫂见到雅芬生的孩子，眼泪汪汪的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她苦苦地守，也没个结果，啥时才是个头哇。”

“给我烟袋。”徐德富心里发苦，想抽烟。

徐郑氏从烟筐里装袋烟，将烟袋递给他，扔过火柴去，徐德富没用，对着灯火点着烟，深吸几口，二弟德中一晃走了七八年，音讯皆无。那年德中去北平念书前，爹急忙下火（草率）要给他们圆房，二弟死活不肯，当时他就看出来，德中不同意这桩婚事。

“爹还不是可怜二嫂，没爹没娘的。”徐郑氏说。

“收养人家的孩子，好事做到底，长大了她嫁给谁，随她的心愿不就结了。非要生拉硬别的拉郎配，硬拧下来的瓜甜吗？”徐德富叹气道，爹老脑筋，心眼儿又小，怎肯让她白白吃了几年闲饭。人说话嘛，二嫂可没白吃白喝徐家的。从小就勤快，又刚强，宁可自己身上受苦，也不叫脸上受热。一人顶个门户，德中常年不在家，真不容易。

“老守着也不是个办法，有相当的人家……”她设身处地为二嫂着想，很同情她。

“这话你可万万说不得，好像大院容不得她似的。要说，也得她自己先开口。”徐德富说，他埋怨起二弟来，“德中也是的，何是咋地该给人家个痛快话，老是扔把笤帚占盘碾子怎么行呢。”

5

“二嫂。”炕上产后的臧雅芬十分虚弱，她叫道。

“来了，雅芬。”二嫂坐近她一些，产妇身上的血腥味还未散尽，屋子里的血腥味很浓。

“德成走了吗？胡子绑了他？”臧雅芬担惊受怕说，“德成怕凉，也不知道胡子睡不睡火炕……”

“胡子没捆绑他，三弟自己上的马。”二嫂给臧雅芬擦去眼角的泪说，“别想他啦，啊。你瞧瞧，大侄女胖乎乎的多招人稀罕（喜欢）。”

臧雅芬止不住流泪，生孩子和生一场病一样使人心焦。

“你可别着急上火，王妈说坐月子就是不能上火，上火下不来奶水。雅芬，饿坏了大侄女，我可不饶你哟。”二嫂劝她道，也有了效果，臧雅芬侧身望眼襁褓中的婴儿，脸上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。“答应我，想些亮堂的事。”

“歇着吧二嫂，你也忙乎一天啦。”臧雅芬说，“孩子还没有名字，我和大嫂说了，让大哥给起个名，明个儿你去催催他起好了没有。”

“大哥家两个小蛋子，就你这股人儿连添两个闺女。大哥听说你生个丫头，心里老高兴啦，保准翻书查典给我大侄女起个中听的名字。”

二嫂撂下幔帐，服侍臧雅芬睡下。她捻低油灯芯，在蔓子炕^①上躺下来，血腥味仍雾似般包裹着她。睡不着觉，也不想睡。一侧身，一串桃核护身符垂下，她攥在手里，凝望着它。

二嫂想起一首童谣：

高楼高，
高楼底下种茼蒿，
茼蒿底下有个娇娇女。
一岁娇，
二岁娇，
三岁学骑马，
四岁动剪刀，
五岁来人请，
六岁到人家。

童谣组成了二嫂的生活轨迹——二嫂八岁夹着包袱进徐家大院，十岁跟着徐郑氏学针线活儿，十五岁送去外地读书的徐德中到村头，他摘下自己的那串桃核护身符，塞进二嫂的手中。

① 蔓子炕：东北民居连接两铺大炕的靠山墙小炕。

“二嫂！”臧雅芬召唤她。

二嫂移开贴在脸颊上的桃核护身符，走过来掀起幔帐问：“雅芬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喝口水！”

二嫂为她冲了碗红糖水。

“你还睡吗？”

“你呢？”二嫂反问作答。

“我想和你唠唠嗑。”

二嫂坐在臧雅芬的身边，两个女人唠扯起来……

黎明前的原野土路上，佟大板子摇晃大鞭子赶车，大车铃铛丁当作响。随来押车的人怀抱杆沙枪，警惕望着黑黢黢的四周。

“徐家这个闺女命硬，坐骨生牙。”曹氏说。

“咋说呢？”佟大板子不懂。

“经我手捡的（接生）孩子不计其数，像这样生下就有两颗牙的，还真是少见。”曹氏说。夜幕里有动静，声音迎面传来。

“像马蹄声音。”押车的人警惕起来。

“是马蹄，十几匹马。”佟大板子辨别出来。

“妈呀！”曹氏因害怕蜷缩车筐箩里。

“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，可别碰上胡子。”押车人端起枪，说。

“也不知咋地啦，老遇胡子。”曹氏跟上一句。

“遇到胡子见机行事，”佟大板子叮嘱押车人道，“不要轻易开枪，尽量周旋。”

“佟大板子，他们来了。”押车人听力视力要比同车人好些。

“是不是胡子啊？”曹氏顿然紧张起来说，走黑路鬼不怕狼不怕，就怕胡子，她的家人给胡子绑过票。

很快，谭村长带警察迎面过来。

“佟大板子，抢徐家的胡子……”谭村长抢先开口问。

“撤啦。”佟大板子说，“胡子连根毛都没剩下。”

“都撤啦？”谭村长奇怪道，“陶署长，我们晚到一步，胡子撤啦。”

“这儿离你们村多远？”陶奎元用马鞭子指指脚下问，他不想半路回去。

“五里多地（路）。”谭村长作答。

眼瞅着天快亮了，五里多地就到獾子洞。陶奎元说，“走，拜访徐当家的去。”

“对对，我一定让徐当家的好好款待诸位。”谭村长顺情说好话。

陶奎元没立即走，骑马绕大马车一圈，眼盯着车筐箩里的老牛婆曹氏。问佟大板子：“深更半夜的去哪儿呀？车上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真是贵人好忘事，”曹氏与讲话人不外，“陶署长，你儿子双喜可是我亲手给捡（接生）的。”

“哦，是你！”陶奎元想起来了，老牛婆曹氏他不陌生。

“还有一份要生的等着我，天亮得赶到镇上。”曹氏说。

“走吧！别耽误事。”陶奎元说。

叭！佟大板子一甩大鞭，马车远去。